

龙溪精舍丛书

龙溪精舍丛书

後漢孝和皇帝紀下卷第十四

袁宏

九年春三月癸巳濟南王康薨諡曰安王康不修法度
通賓客人有上書告康使中郎將張陽董臣招來州郡
姦猾顏忠劉子產等案圖書謀議不軌有司舉奏明帝
以至親不忍窮竟削祝阿隰陰東胡陽安德西平昌五
縣康殖財貨治宮室奴婢至千餘人廩馬千餘匹田八
百餘頃何敞之爲傳上疏諫曰蓋聞諸侯之義以制節
謹度爲忠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昔管仲相齊九
合之功而孔子譏其器小以奢侈逼上不知禮也今大
王以骨肉之親享蕃國之尊當率先天下以爲化首今

國家制度王侯車服章事有其科不可越也夫文繇者質枯木勝則人亡經傳所載也且君國者以道德仁義爲營豈飾宮室充實廐馬爲尊哉楚作章華吳興姑蘇卒亡景公干駟民無所稱其效也如大王數游諸第出入無節或涉晨夜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垂示後嗣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以法自治以禮率下省奴婢之數減乘馬之費以禮起居則敬之願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至言逆耳而便於行惟大王深察愚言王甚敬禮而不能改夏五月封皇后父陰綱爲防侯綱上疏辭位以特進侯就第綱弟鳳謁爲郎中子軼政比

黃門郎陰氏自建武以來緣戚屬之故世爲卿校外典
禁兵內侍帷幄賞賜恩寵貴重當世秋七月蝗蟲飛過
京都閏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太尉張酺與司空司徒
共上依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勿葬敬陵百官言
之者亦多上手報酺曰禮臣子無貶親之義今皇太后
家雖不遵法度然常欲自減損奉事十年恩不忍虧案
前世上官太后 奉終義從其勿復議丙申葬章德竇
皇后隴西羌犯塞執金吾劉尚將三萬騎擊平之九月
庚申司徒劉方有罪自殺初梁貴人生和帝竇后以爲
己子養而隱之貴人者梁竦女也永平初竦兄陵鄉侯

松因事徙邊後詔書聽還本郡闔門不出作經書數篇
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之曰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輕財好施不治產
業兄嫂舞陰長公主振施諸梁親疎有序然猶獨敬異
竦衣裳品物事殊別竦未嘗獨饗常與宗族共之竦少
長京師逮父兄時遊士林故不樂歸鄉里雅有大志每
登高望遠未曾不歎息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
廟食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但勞人耳竦生二男三
女長男棠及翟長女嫿及二貴人初馬太后良家女貴
人與姊以選入宮得幸於帝生和帝竦不勝喜與舞陰

長公主私相慶語泄聞於竇氏竇氏欲專名太子外家
心惡梁氏欲毀貶之乃誣以惡逆詔郡縣考竦死獄中
家屬舞陰公主居新野使者護守之貴人與姊以憂死
葬禮有闕竇后崩舞陰公主 子梁扈遣從兄擅奏記
三府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漢家舊典也今梁貴人親
育聖躬而不蒙尊號三府 得記謝遣擅太尉張酺獨
見擅具問之曰此公之職而梁氏之福也會以蝗飛過
京師召見對說因具言擅記上曰意云如酺不知葬禮
有闕也對曰陵上宜置長史加祠祭之禮收錄諸舅以
明親親上復曰於義如何酺曰今春秋之義漢家有行

事梁竇並爲名姓保守河西以忠獲封竇憲兄弟不軌
太后謗議籍籍聞於天下姓族死以逾梁氏加以親外
家誠宜尊顯上曰非君孰爲朝廷恩大家事籍籍君所
知上深納酺言會貴人姊嫗上書曰同產女弟貴人前
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所授誕育陛下爲
竇憲兄弟譖虐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母孤弟遠
徙萬里獨妾遺脫逃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值陛
下神聖之德統覽萬機憲兄弟皆已伏誅海內曠然各
得其所妾得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妾竊悲死
父旣冤不可復生母年七十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

母弟還本郡收葬竦骨妾聞文帝旣立薄氏蒙榮宣帝
繼統史氏復興矣自悲有薄史之親獨不蒙外戚餘恩
辭甚悲切上惻然感寤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嫜辭
語證明甲子改殯梁貴人于承光宮追尊爲皇太后諡
曰恭懷葬于西陵上乃別見嫜嫜具自陳說上歔欷流
涕畱嫜宮中連日不出賞財物第宅旬月之間貲累千
萬嫜素有行遂寵之加號梁貴夫人擢獎嫜夫調爲羽
林佐監追加諡竦爲親愍侯遣中謁者迎竦喪于京師
改殯之賜東園畫棺玉匣冢葬于西陵旁上親臨送徵
竦妻子還京師宋貴人遇竇氏之譖葬禮有闕清河王

慶涕泣不敢言常私祭于室及梁后改葬慶乃上書求
上貴人冢詔聽許悲喜曰生雖不得供養終得奉祭祀
私願畢矣太尉張酺上疏乞骸骨上使中黃門問疾加
以珍羞酺稱篤詔曰元首不明黎民困窮朕與君同其
憂責豈可引退邪其勿復言是時酺子蕃以郎侍講上
復詔蕃曰陰陽不調朝廷望公以爲憂託病自退潔已
而已誰當與朕同心者非所望於公也酺惶恐詣闕謝
因起視事酺自爲三公父尙在酺每遷父輒自田里來
適會歲臘公卿罷朝共詣酺父上酒爲酺壽極歡移日
當時以爲榮冬十月癸卯光祿勳呂蓋爲司徒十一月

丙寅司空張奮老病致仕壬申太僕韓稜爲司徒奮在家上疏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於斯爲盛故曰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漢旣受命禮樂宜作圖讖明文若是以先帝聖德遠監每存禮樂眾儒不達多生駭異臣累世輔位而漢禮樂未定誠切以爲憂負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及見禮樂之定上善之十年夏五月封梁堂爲樂平侯雍爲乘氏侯翟爲單父侯位特進堂等自九真還過長沙迫從竇瓌令自殺秋九月庚戌初復廩犧官冬十二月戊辰梁王暢薨諡曰

節王母陰貴人有寵於明帝暢尤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國章帝立緣明帝意賞賜恩寵務加篤厚乃封暢舅陰棠爲西陵侯暢性聰慧然少驕貴頗不遵法度暢常夢見星宿從官卜忌自言善占夢又能使六丁神暢使忌占夢卜筮又使乳母王禮侍史李阿與忌祠祭求福言王當爲天子暢心喜永元初豫州刺史舉奏暢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獄天子以加恩不忍聽復奏徒九真有詔削城武單父二縣暢懼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少長深宮從官侍史利臣財物暢無所照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自負自悔無所復及陛下聖德弘

裕枉法赦臣上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收恥天下誠無
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貨不可再得束身不敢
復出入乞裁食睢陽穀熟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
縣臣暢小妻三十七願還其無子者選擇謹敕奴婢三
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鼓吹蒼頭兵弩廐馬皆上還
本署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令天
下知臣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
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詔曰唯王至親之屬純淑
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彰于內外今
王深思悔過以自尅責朕惻然傷之傳曰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其安心靜意茂休厥德強食自愛其何讓哉暢
固請章數十上卒不許

十一年春三月遣使行郡國水旱災貧不能自存者廩
貸穀食令山林池澤勿收假稅夏四月丙寅大赦天下
十二年春三月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不能
自存者粟人二斛博士弟子布三匹夏閏四月戊辰南
郡秭歸山崩壓殺百餘人秋七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初
太尉張酺與司隸曼稱會于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
掾史多非其人旣罷稱奏令三府長吏各實其掾史酺
以恨稱會復共謝以責稱稱辭色不順酺怒廷叱之稱

乃奏黼以爲怨望上以黼先帝師優游不斷詔公卿廷
議之司徒呂蓋以爲黼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而作
色大言不可示四方乃策免黼曰詩云節彼南山惟石
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君在位八年于茲康哉之
歌旣無聞焉而於兩觀之下有醜慢之音傷南山之體
虧穆穆之風將何以宣示四方儀刑百寮履霜知冰朕
甚懼焉君其上太尉印綬君自取之靡有後言九月太
尉張黼策免歸里舍謝遣門生闔門不通賓客中郎將
敞等多言黼公直忠正不宜久棄草廬上亦雅重之數
年復以黼爲光祿勳丙辰大司農張禹爲太尉冬西域

蒙奇兜勒二國內屬

十三年秋九月詔曰水旱不節蝗螟茲生令天下田租
皆半入被災者除之貧民受貸種食皆勿收責冬十月
安息國獻師子大雀班超上書求代曰臣聞太公封齊
五世葬周故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上千
里之間爾況於萬里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
蠻夷畏壯侮老自其天姓臣犬馬齒殲常恐奄忽僵仆
孤魂棄捐臣義不營私竊恐後世以臣爲沒西域不敢
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以邊境威外夷臣老
病衰困冒死瞽言謹先遣子勇隨獻物入塞以臣生在

令勇見中土超妹昭懼超遂死於邊上書曰妾同產兄
西域都護超捐軀爲國以功自効賴陛下神靈得待罪
沙漠至今積三十年矣骨肉妻子生不復相識時人士
衆皆已死亾超年至七十衰老被病扶杖而行雖以竭
盡其力以報大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盡蠻夷之性悖逆
侮老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公卿大夫咸懷一
切而莫有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卽恐上
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以榮爲辱誠可
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逾望三年于茲超
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力忠